

論語私考

四

12

1676

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門 七 12
號 1676
卷 4

論語私考卷第七

子路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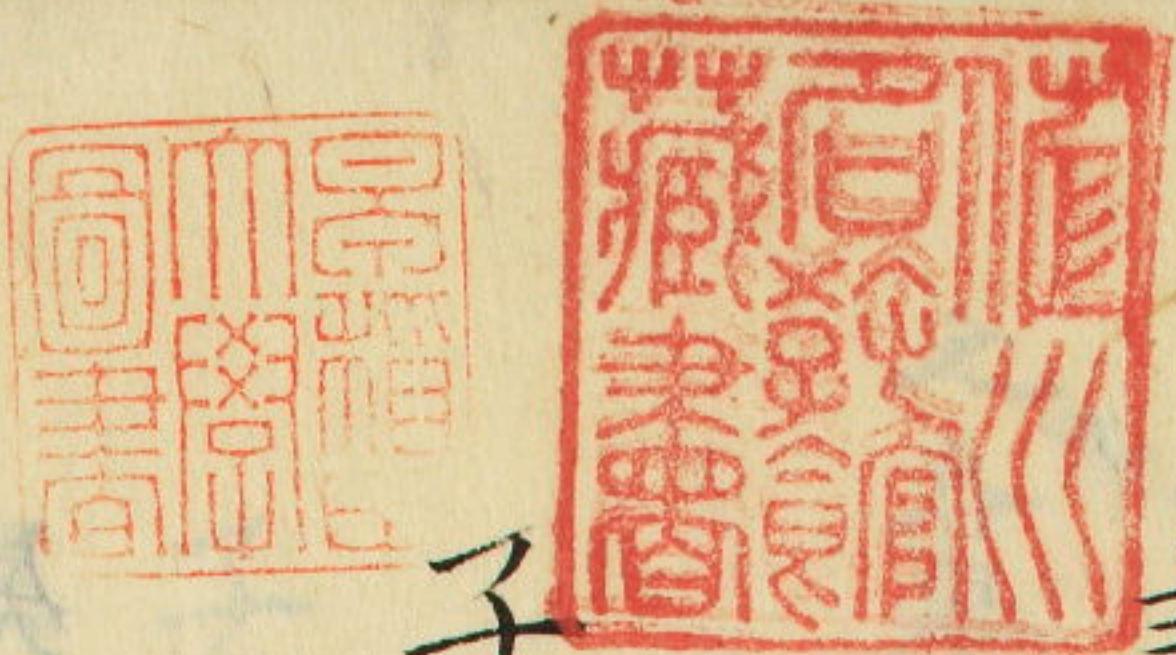
土佐 山本鸞 撰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勞如字古

本無作母

太宰純曰。二之字。皆指政事。先。率先也。勞。勤勞也。蘇軾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雖勤不怨。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毋



倦者。行此上事。毋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音捨。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朱熹曰。有司。衆職也。過。失誤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太宰純曰。赦小過者。有司者。有小過失。則赦。赦小過。則人自盡。否則人皆畏罪自危。不敢展布四體也。舉賢才。

者。欲有司得其人也。孔安國曰。女所不知者。之。各舉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鸞曰。

此章汎說為政之道。非就邑宰說之也。先有司者。謂專委任。使有司自盡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知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柳

于迂作委中陟仲
反錯七故反

朱熹曰。衛君謂出公輒也。此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野謂鄙俗。包咸曰。子將奚先。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之迂也。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蓋闕如也。君子於其不知。

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馬融曰。正名。正百事之名也。孔安國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王肅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太宰純曰。名者稱謂也。有是哉者。驚而歎也。家語云。有是哉。顏氏之子。名不正。則言不順。名稱不正。則言詬不順。理所以難。

言也。言不順。事則不成。言語不順。理則行。事壅塞。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國家事成。然後禮樂興。若事不成。禮樂何由興哉。禮樂者。先王禮樂也。不興者。既廢而不復興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國多淫刑濫罰。則民動陷於罪。夫焉所錯。手足乎。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皇本為圃下有

子字樊須下無也。字二好字皆呼穀反。夫音符。陸本襁作繼。焉於虔反。

荻生茂。鄉曰。君子博物。孔子多能。意者夫子因事言稼圃之道。必有常人所不及知者焉。故樊遲請學之也。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邢昺曰。謂其不學禮義而學農圃。故曰小人。朱熹曰。小人。謂細民。

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孔安國曰。民莫敢不用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情實應也。包咸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陸德明曰。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所

皇侃曰。背文而念曰誦。何晏曰。專猶獨也。菽生茂。卿曰。聘禮記云。辭無常。鄭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所以有專對之義也。寧曰。雖多亦奚以為。以用也。言雖誦詩之多。亦不濟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晏曰。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皇本無也字

包咸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

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鸞曰。二國盛時。其政亦相似。今其衰也。其政亦相似。今二國無明君。不能復於盛時之舊。孔子蓋惜之。故有此言。與齊一變。至於魯。章同意。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熹曰。公子荆。衛大夫。合。聚也。完。備也。荻生茂。卿曰。居者如居貸之。居室者如龙傳奪。

其室之室。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也。荆以公子命為大夫。其初為家也。志不殉財如此。故孔子善之。鸞曰。苟。苟且也。公子荆無貪財之心。始有則自耻。曰。此苟合之者也。少有則自耻。曰。此苟完之者也。富有則自耻。曰。此苟美之者也。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度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蒞衆也。言衛人衆多。太宰純曰。富之。謂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也。教之。所謂敷五教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三年有成。邢昺曰。期月。周月也。謂周一年十二月也。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菽生茂鄉

殺

官

曰。已。訓既。蓋先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期則施設猶有未周者也。古者居宮。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謂三年者。再暮耳。再暮而成。豈不速乎。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惡矣。誠哉是言也。勝音升去起呂反

王肅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也。太宰純曰。言善人開國而立

善政。子孫奉之。至百年之久。雖不及先王之化。亦可以勝殘暴去刑殺矣。勝如勝重之勝。言使殘暴之人不得害政也。齊烏曰。善人解見述。而及先進篇。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太宰純曰。仁。謂澤被生民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

邢昺曰。苟。誠也。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

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皇本冉有作冉子朝直達反

晏於諫反與音預

周生烈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也。邢昺曰。

少儀云。朝廷曰退。晏。晚也。太宰純曰。朝有常

時。是日冉有退朝。比常為晚。馬融曰。政者。有

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也。如有政非

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蒯生茂卿曰。大事曰政。小事曰事。朱熹曰。以
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鸞
曰。孔子之言。所以譏季氏專政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
乎一言而喪邦乎。幾音機。易以豉反。皇本一言而喪
邦作一言而可以喪邦。喪息浪

反下同。樂音洛。皇
本莫上有樂字。

小爾雅曰。諸之乎也。皇侃曰。若是猶如此也。
朱熹曰。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
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為君難。為臣
不易。當時有此言。如知為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此言也。豈不可以必

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孔安國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范祖禹曰。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舒涉反說音悅邢昺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陸本無作母

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也。妨大事。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語魚據反鄭本躬作弓為于偽反太宰純曰。直躬。直者名躬也。猶言狂接輿也。

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朱熹曰。直在其中矣。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咸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鸞曰。言恭敬與忠。此德行之先務。而行仁莫近焉。行此三者。則假令在夷狄。亦其道必行矣。故雖之夷狄。不可棄之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使所吏反筆海孝身上
皆有其字噫於其反

孔安國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也。菽生茂。鄉曰。士之事。莫大於使。故專言之。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

次言可以為次也。噫。心不平之聲也。簠。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邢昺曰。宗族同宗族屬也。皇侃曰。抑。詰助也。凡事欲強使相關。亦多云抑也。太宰純曰。從政者。士也。朱熹曰。斗。量名。容十升。竊鳥曰。按子貢之問。其意政在士之可以從者。孔子以士之行事答之。故以才智為上。而德行次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固自守。而有才智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有德行。而

才或不足者也。言必信。行必果。不止才不足。所志亦小狹。匹夫匹婦之為諒者也。故曰之小人。然不為無所守矣。故或亦可以為次矣。斗筲之人。其器小量。無可觀者。故不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狷作狷同

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

無爲。孟子盡心下篇曰。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獍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鑿。善

夫。

夫音符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鑿不能治無恒之人也。包咸曰。善夫。善南人之言也。太宰純曰。禮記緇衣篇。子曰。南人

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此章之旨。得禮記而後明矣。鸞曰。恐巫當作筮。傳寫之誤也。作筮鑿者。謂筮吉凶及鑿疾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無恒之人。志不定。故雖卜筮。神不能爲告吉凶也。疾而不能守其治。故雖有鑿。不能爲藥其疾也。言之以明無恒者不能作事。雖聖人不能誨之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卦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

羞辱承之也。程頤曰。或承之。謂有時而至。

朱熹曰。承。進也。鄭玄曰。不占而已矣。易所以

占吉凶也。無恒之人。易所不占。菽生茂。鄉曰。

當此孔子說易。富別作一章。太宰純曰。因上章

無恒之語。遂記之耳。上舉易辭。而下記夫

子之言。乃夫子說易云爾。鸞鳥曰。不占而已

矣。與上章同志。不占。猶言不可占也。無恒

之人。神不告吉凶。故不可占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太宰純曰。和。如和羹。美之和。同者。以水濟水

之謂。晏子辯之詳。見左氏傳昭公三十年。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皇
本章未有也。字從之。

朱熹曰。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

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

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說說音

易以反

孔安國曰。易事。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器之。度才而任官。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太宰純曰。泰者。尊大之稱。驕。高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肅曰。毅。果敢也。木。質樸也。太宰純曰。剛不橈也。木不文也。訥。即訥於言之訥。謂不佞也。四者之性。皆近仁也。鸞曰。四者。性之美者也。以禮樂文之。則皆仁也。故曰近仁。此與巧言令色正相表裏。雖然。無禮樂之教。則亦鄉人也已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皇本章末有
如也二字

馬融曰。切切。惔惔。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胡寅曰。切切。懇到也。惔惔。詳勉也。怡怡。和悅也。朱熹曰。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咸曰。即就也。戎兵也。言可以戰也。荻生茂卿曰。教民者。教之戰也。訓練之謂也。下章放之。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

謂棄之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鸞曰。胡寅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荻生茂卿。太宰純皆云。此章原憲自記其所聞。故不言姓而直稱名也。蓋論語前十篇皆琴張所記。後十篇皆原思所記也。鸞按。不必然也。但此一章

原憲所記與。又錄者不必正例。而獨直稱
名與前篇牢曰亦同。今不可考之。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
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
貪。怨也。欲。貪欲也。鸞曰。章首疑脫問者之名。
克伐怨欲不行焉者。出於克伐怨欲之心
者。身不行之也。問者自斷以為。如有若此人
則可以為仁者矣。吾不知也者。不許之辭。

也。蓋克伐怨欲不行焉。此有德行者。而仁
之一德也。亦可以為仁矣。問者以為成德之
仁者。故孔子不許之。凡孔子所不許者。其仁
皆以道德大成之仁者言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何晏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荻生茂卿曰。懷居者。戀其所居也。言男子
當有四方之志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孫音遜

包咸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何晏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朱熹曰。危。高峻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鸞曰。德必出言。仁必兼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朱熹曰。南宮适。卽南容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也。奭。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邢昺曰。盪。推也。然猶焉也。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荻生茂。邠曰。德者有德之人也。鸞曰。按夫子不答者。蓋南宮适。非請問之時。

而問之。或就時有難答者。而其言則君子之言也。故孔子與之。待出而後歎美之者。使門人傳之。無以不答疑於其言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符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太宰純曰。孔子之意。重在下句。上句特為下句而發耳。鸞曰。君子如有一失。則其一失。即是不仁也。小人決無一得之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力 報反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鸞曰。能愛人者。必勞來之。能與人忠者。必教誨之。不勞。不誨者。是無愛忠之實者也。能勿勞乎。猶言不能不勞也。能勿誨乎。猶言不能不誨也。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太宰純曰。命。辭命也。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

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
辭。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
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謀既造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
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
號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邢曷曰。
脩飾潤色。皆謂增脩使華美也。荻生茂。卿
曰。討與討罪之討同義。討論者。指摘其非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
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

無然言。

佩觿集彼作彼從
之陸本疏作蔬

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伯氏。齊
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
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然言。以其
當理故也。馬融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
西也。朱熹曰。子西。楚公子申。荻生茂。卿曰。按
郭忠恕佩觿集曰。埤蒼云。彼。邪也。齋曰。穴。韜

疑問管仲曰下。脫仁字。管仲為政有大功。大功亦可以稱仁矣。故曰。如其仁。如其仁。非謂管仲為成德之仁者也。此章亦恐以仁者答之歟。為政而人服之無怨者。此事功之盛。所以為仁也。故舉伯氏之事以證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以鼓

鸞曰。安於貧為難。故發之。使人勉之。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也。皇本章末有也字從之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性臣稱老。公綽惟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也。朱熹曰。優。有餘也。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馬融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孟公綽也。見利思義。義然後取。不苟得也。鄭玄曰。卞莊子。秦大夫。周生烈曰。卞邑大夫。孔安國曰。文之以禮樂。加之以禮樂。文成也。又要舊約也。太宰純曰。言使四子者。學禮樂。則皆可以為成人也。文。謂脩飾也。朱熹曰。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平生平日也。荻生茂鄉曰。授命。謂致君命也。鸞曰。人各有所長。而其所長能成器。復以禮樂文之者。曰之成人。非

言大成之仁者也。四子皆能成器。未達禮樂。如達禮樂。則四子皆可以為成人矣。今之成人。雖未學禮樂。其器如此。則亦有成就者。而成人之次也。故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從之樂音洛其然論衡作豈其然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朱熹曰。公明。姓賈。名亦衛人也。厭者。若其多而惡之之辭。邢昺曰。過。誤也。荻生茂。卿曰。不學記。當其可之謂時。馬融曰。其然。豈然乎。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太宰純曰。其然。賈之言。豈其然乎。者。猶未信其然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未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太宰純曰。孝經云。要君者無上。孔傳曰。要。謂約勒也。按要猶劫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熹曰。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菽生茂。鄉曰大氏。竒變石出。謂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

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如其仁者。誰如管仲之仁矣。朱熹曰。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太宰純曰。按。尤傳曰。召穆公思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杜注。糾。收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由是觀之。九字似當。

作糾。陸德明釋文引之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以證九字。後之文人多有以九合諸侯與一匡天下對言者。則此九字似不讀爲糾。今不敢定其是。二說並存爲是。竊爲曰。孔子嘗稱管仲之功以爲仁。子路疑不。死之或害於仁。故問曰。未仁乎。後章子貢所問亦同。孔子專稱其功。則不與不死相關。可從而知矣。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焉得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由此觀之。有所不

取於管仲者也。至不能死又相之。則是失義也。卽是不仁也。孔子豈與之乎。管仲有仁。有不仁。二子所疑。不亦宜乎。孔子取於此。不取於彼。則失義之不仁。不害立功之仁。立功之仁。不掩失義之不仁。亦可從而知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

又莫之知也。

與音餘相息亮反被皮寄反社而審劬反後漢書應劭傳而下有入字從之

朱熹曰。霸與伯同。長也。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王室。一匡天下也。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何晏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社之惠也。邢昺曰。社。謂衣衿。衣衿向左。謂之左社。夷狄之人。被髮左社。諒信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太宰純曰。溝瀆者。無人處也。鸞曰。管仲非不知死於義者。而其志在立功。不欲死。

豈若匹夫死而無聞者乎。上言其功。此言其志。

難。蓋其心曰。死而無聞。是匹夫之信耳。故不死而請囚。孔子知之。故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言孔子觀管仲所志。以明當死而不死。是管仲之本志也。非與其不死之辭。王肅曰。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此言誤大義也。公子糾是桓公君之子。管仲是齊之臣。一旦奉之以出。豈可謂君臣之義未正成乎。假令君臣之義未正成。既奉

之以出。則其義在同死生。宋儒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因論其義。亦大誤之。若所奉弟。而與兄爭國。則當諫之。諫而不聽。辭去而可也。不論兄與弟。及其所殺。豈宜獨生子。要之。管仲奉公子糾以出。欲復入齊而已。爲相耳。其志實在奉已。故不能死。又相之。固其處也。豈非不仁乎。況子糾兄而小白弟。無疑矣。諸儒誤讀論語。失大義。不可不辯之。前章及此章。全稱

管仲之功也已矣。孔子若論君臣之義。則必以失節斷之也已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已竝爲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可以爲文矣。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邢昺曰。以謚法錫民爵位曰文故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皇本陸本子言作子曰皇本

道下有久字夫音符喪息浪反

邢昺曰：奚，何也。朱熹曰：喪，失位也。仲叔圍，即孔文子也。孔安國曰：夫如是，奚其喪？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皇本則下有其字也難作難也
馬融曰：怍，慙也。朱熹曰：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朝直遙反夫三子之夫音符皇本三子作二三子章末無也字

朱熹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公曰：告夫三子。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

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戎告之耶。之三子告。不可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敬言之者深矣。馬融曰。將告君。故先齊。齊月必沐浴也。孔安國曰。

三子。謂三卿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鸞鳥曰。君子志義。故所通達至於高上。小人志利。故所通達至於卑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 為人 偽反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也。為人。徒能言。

之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所吏反

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朱熹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太宰純曰。命之坐也。邢昺曰。夫子指伯玉也。陳君羊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朱熹曰。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安國曰。不越其職也。朱熹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皇本而作之從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音朱熹曰。我無能焉。自責以勉人也。韓愈曰。

夫子自道也。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鸞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解見子罕篇。夫子自道也。自由也。道即上文道也。言雖曰我無能焉。夫子能由此道而行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鄭本方作謗。皇本哉作我。從之。夫音符。屬上句。

孔安國曰：方人者，比方人也。我則不暇者，不暇。比方人也。太宰純曰：孔子言賜也賢於我。

予何其好短長人也。我則不暇及之耳。蓋君子急於自治，而人之短長初不關已事。何用心之有。孔子言此所以誨子貢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皇本其不作已無從之。

太宰純曰：能材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熹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

為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微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鄭

本何下無為字。陸本無為是二字。與音餘。皇本孔子下有對字從之。

包咸曰。微生。姓。畝。名也。邢昺曰。栖栖。猶皇皇也。無乃。乃也。朱熹曰。畝。名。呼夫子。而辭甚佞。蓋有齒德而隱者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固執而不通也。鸞曰。畝。蓋一於隱者也。故以孔子之居世為為佞。疾固

也者。暗敬言畝之固陋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陸德明曰。驥。古之善馬也。鄭玄曰。德者。調良謂也。邢昺曰。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何晏曰。德。恩惠之德也。朱熹曰。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

之乎。太宰純曰。直謂不枉已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子。

夫音符

朱熹曰。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太宰

聞純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問夫子之言。

以為夫子固當見知於世。而今未然。以至自

也。出此言者。果何故也。怪而問之。下學。猶下

問也。戰國策云。不愧下學。義亦同耳。上

達。言其所知上達於先聖之道也。馬融曰。孔

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也。

鄭玄曰。尤。非也。鸞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下達。是孔子自言也。言我能如此。是即天之

所命也。然則知我者其天子。是孔子知命

之言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

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辨諸市

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史記寮作僚。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從之。朝直遙反。與音餘。馬融曰。公伯寮。魯人。愬譖也。邢昺曰。史記云。公伯寮字子周。夫子謂季子孫。言市朝者。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孔安國曰。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告。告孔子也。太宰純曰。夫子固有惑志。皇伯言。季孫故常有志。感志。景伯言。季子孫故常有惑。非始於今日也。蓋季子孫善惑。故景伯恐其聽寮之譖言也。舊讀至志字絕句。是也。鄭玄曰。吾力

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子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音避。

朱熹曰。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馬融曰。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太宰純曰。辟色。見其顏色不接則去也。程頤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

過有優劣也。所過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荻生茂卿曰。作者之謂聖。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在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取其名者。人皆知之也。張橫渠有足說。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皇本石門下更衍右門二字與音餘

皇侃曰。石門者魯城門也。朱熹曰。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何晏曰。晨門者。閤人也。邢昺曰。奚何也。自從也。包咸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

難矣。

皇本氏作子上已音紀下二已音以

朱熹曰。磬樂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深
若則厲。淺則揭。此兩句。邶風匏有苦葉之詩
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
之宜。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
世也。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
矣。邢昺曰。荷擔揭也。何晏曰。蕢草器也。
末無也。太宰純曰。鄙哉。硜硜乎者。鄙磬聲
之硜硜也。言此以喻孔子不能通變也。毛
萇曰。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

衣也。包咸曰。深則厲。淺則揭。言隨世以行已。
若過水必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齊曰。
有心哉者。歎非常人之辭也。欲譏孔子。而
先贊之也。案當合前章爲一章。凡論語
所載。外人譏孔子。皆於後有斷語。不然。
則徒載譏孔子之言。非編集之意也。蓋
前章此章。雖非一時之事。子路以晨門之言
告孔子。以其所譏與荷蕢者。意相似。故
他日孔子合斷二人曰。果哉。末之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
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三年。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
陰。猶默也。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
畢。然後自聽政也。朱熹曰。諒。陰。天子居喪
之名。未詳其義。言君薨。諸侯亦然。總
已。謂總攝已職也。馬融曰。已。已百官也。邢昺
曰。諸侯死曰薨。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呼報反
易以鼓反

何晏曰。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脩己以敬。敬其身也。病。猶難也。
朱熹曰。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
大宰純曰。此章分三節。一節難於一節。脩己
以敬者。此言未接人時。脩己以安人者。此

言已接人時。脩己以安百姓者。此言蒞天下
時。鸞曰。脩己以敬者。非敬以脩己。脩己而
敬身也。脩者。謂學禮樂以脩飾之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竹丈反。
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俟待
也。踞待孔子。刑昺曰。原壤聞孔子來。乃申
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朱熹曰。述。猶稱
也。賊者。害人之名。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

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
然。荻生茂卿曰。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
之椁。則知其在那黨。為故相親狎之人
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
益者也。欲速成也。皇本命下有矣字。者與之與音餘。

馬融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也。邢昺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

者之稱。荻生茂卿曰。禮。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然則將命。固童子之事也。太宰純曰。孔子如闕黨。闕黨人家。使童子典謁也。何晏曰。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包咸曰。先生成人也。竝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人者也。則非求益者也。鸞曰。蓋此童子將命異於他童子。故或問之也。益者。求益者也。

論語私考卷第七終

論語私考卷第八

土佐 山本鸞 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反鄭本糧作糗從才用反
見賢遍反皇本無有字

孔安國曰。陳。軍陳行列之法也。俎豆。禮器也。

問陳之陳
在又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從者弟子興起也。太宰純曰。陳設俎豆。禮之末節也。不言學禮。而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者。謙辭也。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何晏曰。君子固窮。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鸞曰。軍旅國之大事。孔子豈未之學哉。孔子在衛。見靈公之無道。知不足有與為。故答以未

學而去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女音汝。識音志。與音餘。

孔安國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問今不然邪。鸞曰。與告曾子同。非有知行之異。曾子應之曰。唯。而子貢則不應。亦無異義。說見第四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善反。朱熹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菽生茂。

向字註疏本作謂

鄉曰德。謂有德之人也。邢昺曰。鮮少也。蠶曰。言知孔子而用之者鮮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治直吏反與音餘夫音符

何晏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行篤行不文行下孟反參

註疏本改無為下有而治二字

七南反皇本參下然字夫音符有

太宰純曰。問行。謂其所居而道行焉。荻生茂鄉曰。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朱熹曰。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參。如母徃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包咸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勉反

朱熹曰。史官名。衛大夫名鮒。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孔安國曰。有道行。直如矢。言不曲也。包咸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太宰純曰。之字。指伯玉之身。自傍人觀之。見其身若可卷而

懷之者然也。卷而懷之者。蓋以小席喻之。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音

太宰純曰。二失字義異。失人之失。遺失之失也。失言之失。過失之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朱熹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孔安國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

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皇本章末有也字

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邢昺曰：「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後漢書輿服志時作正

輅亦作路遠亦萬反

邢昺曰：「為猶治也。朱熹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糜。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鄭聲。鄭國之音。殆危也。何晏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太宰純曰。放猶屏也。佞者。謂口才也。鸞曰。按孔子之時。周室大衰。文武之道。殆墜地。當時之諸侯。果能用孔子。則相之以翼天輔。夫子改正朔。以新人之耳目。興禮樂。

以行王政於天下。歟。如此則周室可中興矣。此孔子之志也。故顏淵問治邦。而孔子以治天下答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皇本人下有而字

太宰純曰。慮。思慮也。憂。憂思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皇本無乎

字好呼
報反

朱熹曰。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鸞曰。吾未以下。已見子罕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音餘

孔安國曰。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邢昺曰。竊盜也。朱熹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色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

於朝。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下萬反

孔安國曰。責已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

邢昺曰。末無也。荻生茂。卿曰。如之何。問辭。重言之者。言每事問。或屢問也。彼不肯來問。我何往告乎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好呼報反。魯論皇本慧作惠。從之。

鄭玄曰。難矣哉。言終無成。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音遜。

皇侃曰。質本也。鸞曰。言交人行事。以先王之義為本。以先王之禮行其事。以遜讓出其言。以忠信成其事。如此是君子德行也。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邢昺曰。病猶患也。太宰純曰。能才能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何晏曰。疾猶病也。太宰純曰。沒世。謂死也。

名不稱焉者。其名不見稱於世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邢昺曰。求責也。何晏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君平而不黨。

朱熹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班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包咸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

人。王肅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皇本無之字

荻生茂卿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自夫子他日之言。傳者取以解恕字。而其文後誤入正文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音餘皇本所作可

包咸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鸞曰。孔子不欲毀譽人。若有可譽者。尚不敢苟譽之。况敢毀人乎。何也。則三王不易民而治。今之民即三代之盛時。所以直其道而行事之民也。後世禮樂之教廢。民之多邪。此上之所以使之而非民之罪。故孔子不欲毀之。此章主不毀以言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已矣夫。

皇本今下有則字。夫音符。

胡寅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荻生茂卿曰。此蓋古本史之字下也。字上有闕文。傳者因小書闕文二字而轉寫者。誤入正文耳。後人不覺。解者皆強。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皇本無則字。

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朱熹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鸞曰。亂德者。自悖亂吾德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鳥路反。好呼。

反報。

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皇本章未有也字。

朱熹曰。弘。廓而大之也。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荻生茂卿曰。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不容徒守道。則已。必當盛大之。

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熹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太宰純曰。學子而不思。則罔。夫子之言也。君子固尚思。然但思而不學。則無益於己。故云不如學也。此夫子自言其嘗如是。以

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菽生茂。鄉曰。謀者。謂營求之也。鄭玄曰。餒。餓也。太宰純曰。大意謂求之不必得。求不必得。不求或得之。得失者命也。然

則君子何憂。憂道而已。不憂貧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

也。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音

官包咸曰。知能及治其宮。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之。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

上。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太宰純曰。此

章言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此所謂莊也。朱熹曰。涖臨也。謂臨

民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

鸞曰。仁德行也。未善也者。謂民未善也。

厚
為政涖民其
道當如此之字
並指政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
大受。而可小知也。

何晏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
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
可大受也。朱熹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
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
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

為甚也。踏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也。
鸞曰。仁。即先王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
行仁急也。朱熹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
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為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荻生茂卿曰。貞。貞固之貞。諒。謂求信於人
也。如書。黷中。諒察諒鑒之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其食。蜀石經
作後食其祿。

孔安國曰。先盡力而後食祿也。朱熹曰。後
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鸞曰。此章
言教之不可以已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如
中人之性。雖有萬品。教之則可以為善人
矣。故有教而後始知無有種類。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干偽反。鹽鐵論作
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鸞曰。道者。猶君子之道。小人之道。道之道也。人各有自道者。謀者。謀慮也。道不同。相為謀。無益而有損。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太宰純曰。達者。達意也。荻生茂鄉曰。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文。謂之辭。而此謂辭。

命也。春秋時為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見賢遍反。皇本告作謂道。與之與音餘。相息亮反。

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某在斯。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邢昺曰。

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鄭玄曰。相扶也。朱熹曰。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代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城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

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見賢遍反過與之與音餘

夫顓之夫音符下今夫疾夫夫如此並同焉於處反相息亮反陸本柙作画陸本無後世二字舍音捨皇本為之辭上有更字從之析星歷反鄭本邦內作封內石經章末兩在下皆有於字

孔安國曰。顓臾仗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臣附庸。當時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也。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

而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也。以為東蒙主者。使祭蒙山也。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夫子欲之者。歸咎於季氏疾者。疾如女之言也。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

均平也。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分崩離析。于楯也。戈戟也。太宰純曰。事戎事也。

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二句。周任之言也。危而不持。以下。孔子之言也。文德。謂禮樂所成之德也。邢昺曰。爾女也。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夫子謂季氏也。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言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柙。檻也。櫝。匱也。是謹之過與。失毀。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固謂城郭完堅也。費。季氏之邑也。包咸曰。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朱熹曰。相。瞽者之相也。脩。文德以來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爾雅曰。兕。野牛。鄭玄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

陽虎果囚季桓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朱熹曰先王之制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便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安國曰希少也。政不在大夫。制之由君也。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符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

五世矣。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朱熹曰。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邢昺曰。逮及也。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林希元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失互言之也。韓愈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者。蓋沒言之耳。

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大夫四世。皆指實事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辟婢亦反

曲

便婢

太宰純曰。直不與也。兼言行。諒謂見信於人也。前云。君子貞而不諒者。君子之所以自行也。友諒者。愛人之諒也。信於內而形於外之謂諒。本美德也。所謂君子不諒。

者言無意為諒也。馬融曰：便辟，便巧辟人
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面柔也。朱熹
曰：便，習熟也。鄭玄曰：便，佞者。便，辨也。佞而
辨也。蔡清曰：便辟，威儀上便習也。便佞，口
辭上便習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
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何晏曰：節，禮樂。動得禮樂之節。太宰純

樂皆音洛唯禮
樂之樂音為

曰：道言也。孔安國曰：驕，樂特尊貴以自恣
也。宴樂，沈荒淫瀆也。王肅曰：佚遊，出入不
知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
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
而言，謂之瞽。

魯論
作傲
躁

孔安國曰：愆，過也。隱，匿不盡情實也。鄭
玄曰：躁，不安靜也。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朱熹曰。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孔安國曰。得。貪得也。太宰純曰。三者之戒。何以乎。曰。禮義而已矣。禮義者。先王之所制。而君子之所守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

聖人之言。

太宰純曰。畏。畏敬也。邢昺曰。狎。謂慣忽。侮。謂輕慢。竊曰。天命不可逃。君子知命。故畏敬以安之也。大人者。謂當世君上之人也。兼位德以言之。聖人者。謂徃古之聖人也。大人所以稟教。聖言所以為法。故亦皆畏敬之。不敢違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安國曰。因謂有所不通也。大宰純曰。此章言天下人品約有四等。之字。指道也。民斯為下矣。言民之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大宰純曰。思難者。思慮後患也。見猶遇也。見得者。遇有所得也。思義者。思慮有義否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大宰純曰。如不及者。汲汲之意也。吾見其人矣。言嘗見好善惡不善。俱如上文所云者也。語。謂君子之語也。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也。朱熹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鸞曰。求者。謂求而不失也。言其隱居也。

不枉其志而從世也。其仕而行義也。行其道於天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皇本德作得無而字與音餘

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胡寅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竹間。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

其斯之謂與之句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朱熹曰。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子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子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也。無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

之遠其子也。皇本不學詩及不學禮上皆有曰字無以言及無以立下皆有也字從之遠千萬反
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荻生茂卿曰。未也。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其實也。孔子不知伯魚之學詩禮邪。未邪。必問焉而後知之。故陳亢以為遠其子也。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陸德明曰。鯉。伯魚名也。朱熹曰。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知此。其無異聞可知。鸞曰。詩者。盡人情。故學詩可以能言矣。禮者。德之則也。故學禮可

以立身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太宰純曰。若依孔安國之說。章首當有孔子曰字。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諸之也。

論語私考卷第八終

